论当代图书馆的地位挑战与价值重申
——以"知识付费"的兴起与局限为参照

■ 张麒麟[1,2] 叶继元[1]
[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2] 西南大学图书馆 重庆 400715

摘要：[**目的/意义**]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一直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竞争者，也一直在流失用户。新一轮互联网浪潮中的知识付费成为图书馆最新的竞争者，但相关研究尚未注意到知识付费在社会知识交流中的角色与影响，也没有更进一步地再回到对图书馆事业影响的思考上去。[**方法/过程**]使用比较法和历史研究法，以知识付费的兴起与局限为参照展开分析。[**结果/结论**]知识付费兴起的原因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扁平化的知识交流市场，当代图书馆地位受到挑战的背后是图书馆员职业主体性消解和中介性消解。图书馆应当放弃"中心"思维，重新认识现阶段的历史任务，通过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专业性输出来重申价值与回应挑战。知识付费尚存在不能解决信息失真和阻碍信息公平两大局限。与其他知识交流市场的竞争者相比，当代图书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图书馆 地位 价值 知识付费
分类号：G25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14.001

1 引言

从古至今人们都在为获取知识支付费用，但笔者讨论的"知识付费"有别于传统概念，它源自互联网行业从2016年出现的新一轮浪潮，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1]，具体涵盖了在线问答社区、订阅专栏、自媒体、在线咨询、在线教育、商业化MOOC和在线读书会等业务类型。据估算，我国知识付费行业2018年的用户量将达到2.92亿[2]，总产业规模在2020年将达到235亿元[3]。意即互联网知识付费将很快成为一种流行的知识获取方式，并且人均花费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人均购书经费预计在2020年可以超过2元[4-5]。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消亡论"一直如同悬在图书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图书馆通过拥抱知识经济、数字化、泛在和智慧等新理念得以焕发新生，但地位边缘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从搜索引擎、维基百科、谷歌数字图书馆、网络文学、MOOC，再到当下的知识付费，图书馆一直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竞争者，也不停地流失用户。每一个竞争者的出现都会引发同样的一句诘问：用户为什么不优先使用图书馆？

因此，反思图书馆的地位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拷问理应是当代图书馆学的重要命题。相关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有：张晓林[6]指出图书馆如果要避免边缘化和被替代，就必须在用户直接收益、贡献差和主体性3个方面持续证明自己；初景利和杨志刚[7]认为图书馆的确存在消亡和被替代的风险，需要重新定义发展战略和职业特征；徐建华等[8]提出重塑对职业专业化的信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事业边缘化的问题；吴建中[9]指出图书馆必须在变革中重塑自身，与社会发展同步，才能凸显自身的职业价值。这些研究指出了图书馆的地位、价值与用户、职业、社会环境等因素之间的联系，极具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在知识付费研究方面，目前图书情报学界仅将知识付费视为互联网商业与社交领域的又一次创新，相关研究还局限于讨论商业模式与用户行为的内在机理，代表性研究如考察用户的使用意愿[10]、付费意愿[11]以及运营模式[12]、市场机制[13]和版权问题[14]等，但尚未注意到知识付费在社会知识交流中的角色与影响，也没有更进一步地再回到对图书馆事业的思考上

作者简介：张麒麟（ORCID：0000-0001-9761-5463），馆员，博士研究生，E-mail：zhang70sw@swu.edu.cn；叶继元（ORCID：0000-0002-4232-8923），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9-01-03 修回日期：2019-03-11 本文起止页码：5-12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去。因此，笔者以知识付费的兴起与局限为参照，使用比较法和历史研究法，对当代图书馆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展开讨论。

2 当代图书馆的地位挑战：以知识付费兴起为参照

2.1 用户为智慧付费的背后：图书馆员职业主体性消解

知识付费平台提供的知识具有垂直细分、可操作性高等特点，内容主要包括职业技能、投资理财、兴趣爱好和科普知识[15]。以信息科学群的理解，用户付费的内容中更多是 DIKW 链中的“智慧”，即“针对问题可活用、能解决问题的知识”[16]。

现代人渴望直接获取智慧。相比主要以书籍为组织形式的存量知识，现代人面对与日俱增的新鲜事物时更需要增量智慧。许多热门的知识付费内容与此相关，如“每天追踪西方精英在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思想新突破”[17]的订阅专栏《万维钢·精英日课》。

现代人缺少时间。在工作、社交和娱乐的侵占下，现代人用于自我发展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直接获取智慧。知识付费正是依靠移动互联网“挤”出了“新”的时间和市场，其理论来源是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注意力经济”理论[18]。目前流行的音频知识付费产品就是让用户在通勤、健身和家务等注意力出现富余的场景中把注意力转移到听觉上。

现代人习惯通过网络渠道获取答案。知识付费的原型产品，如 Yahoo Answers 和百度知道，在 21 世纪初就已经广受欢迎。随着多媒体、移动支付和通讯等技术的进步，知识付费的问答产品大幅提升了用户体验，并出现了问答社区、实时问答和付费旁听等新型商业模式。

可见，知识付费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图书馆最新的竞争者，是因为它的创新迎合了当代人的多种特质。更深入地分析，其关键支撑要素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包括：①前沿从业者和技能专家，他们提供了来自于亲身实践和问题意识的智慧；②内容制作团队，他们研究了大众的时间分配，并针对内容和结构进行了易于理解的表达转化；③技术人员，他们不断地适应与优化用户体验，并利用数字科技加强了传播效果。

与市场相比，公益性质的图书馆行业很难吸引到第一、二类人才。在 Lib 2.0 理念的影响下，图书馆行业曾经建设了不少订阅频道、用户社区、维基和博客等新型服务，但其中大多只是由技术人员独立完成的机械复制品，缺乏生命力和竞争力。而商业公司却在完整的人才资源矩阵的支持下，不断开疆拓土，对图书馆形成挑战。

如今，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理念再次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持有“技术驱动论”的图书馆学者其实在潜意识里对图书馆的未来地位有一张蓝图：知识在日益数据化和可计算化，图书馆及其馆员一旦掌握了某些突破性的智能技术，就能够解决海量资源与智慧发现之间的矛盾，图书馆就将重新回到了曾经的社会知识交流中心的地位。

由此，部分图书馆学者开始将希望寄托于新技术的引进，即“技术救图论”，试图通过软硬件建设、馆员技术培训、甚至于馆员的更新换代，去接近实现图书馆为全社会提供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的宏大目标。但是，这些探索与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范畴越发疏远，其理论期待部分地脱离了当下馆员队伍的实际情况，与图书馆工作实践的互动严重不足。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为人找知识、为知识找人——为人找方案、为方案找人”[19]，图书馆进化链的预设主语始终是图书馆员。如今，巨大的资源量、用户量和业务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图书馆员的职业想象和知识结构，仍然要求图书馆员解决阮冈纳赞式的精准匹配问题，或是要求图书馆员向社会的各行各业供给智慧，如此宏大的目标显然不太现实。

目前，图书馆的业务在不断地被外包、众包和机器包，商业公司不断介入，新型信息机构及岗位不断产生，图书馆员的职业主体性正在加速消解。许多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创造性和能动性被漠视、轻视和歧视，以至于图书馆员失去对职业的信仰，出现“自我贬低”的现象[20]，这是导致图书馆地位受到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参照知识付费行业丰富的人才资源，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图书馆员的专业智慧与职业特征，寻找图书馆人才资源的优势所在。

2.2 扁平化知识交流市场的背后：图书馆中介性消解

知识付费行为的背后首先是知识的交流。知识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在印刷文献时代非常严重。作为中介，图书馆将散乱无序的文献集中呈现给读者，从而实现了知识的高效率交流，这也使得图书馆长期位于社会知识交流的中心地位，并形成了若干文献技术，如采购、编目等，但是这些技术过多地依赖图书馆员的主观判断。两种新情况导致图书馆不再是一个高效的知识交流中介：①知识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用户很容易知道知识在哪里生产、被谁生产、从谁处获取和怎

么获取;②传统的文献技术形成于低流通量时期,不再适用信息膨胀的环境,反而是用户表现出来的集体行为更具智慧,比如出现了读者驱动采购、社会化标签等技术。世界正在变得平坦[21],知识付费兴起的背后是一个扁平化的知识交流市场,图书馆的中介性发生了消解。

其次,付费是资金的交易。图书馆曾经是高效的公共资金使用者。但必须承认,用户之所以没有优先选择图书馆,是因为知识付费产品与服务在某些方面的效率更优。另外,集中使用公共资金也容易造成浪费[22]。因此,图书馆作为使用公共资金的中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吴慰慈先生对图书馆做出了经典的定义[23]:“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文献通过图书馆与读者见面,读者通过图书馆与文献建立联系。”尽管图书馆的本质属性仍待商榷,但中介性无疑是图书馆曾经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图书馆的中介性正在弱化[24]、消解[25],大量的知识交流不再需要图书馆作为中介,中介性消解使得图书馆的地位开始受到其他竞争者的挑战。

一种回应变化的理论思路是扩大图书馆的概念内涵,把图书馆建构为“图书馆 = {公益图书馆,商业化数字图书馆,情报中心,书店,数据库,…}”。但是,这样的概念反而有可能为图书馆地位的最终崩溃提供合法化依据,就如同 iSchool 和 iField 运动对图书情报学科的逐步瓦解[26]。

另一种理论思路是跳出中介性的枷锁。中介性消解并不代表图书馆走向没落,只是说明旧的中介模式和“中心”思维无法反映图书馆在新历史时期的价值。图书馆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摆脱过去“以图书馆为中心的错误认知”[27],并解释馆员职业主体性消解、中介性消解和地位边缘化的“反常现象”[28]。由此,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图书馆理论模型,替代原来的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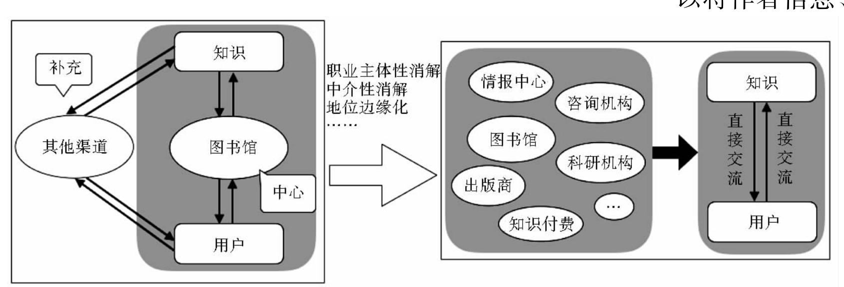


图 1　新的图书馆理论模型

该模型主要描述的是:①图书馆的地位既不是中心也不是边缘,而是众多参与者之一,与其他机构地位等同;②参与者之间既有目标的协同,也专注于各自独特的服务领域。图书馆必须在其领域内提供最专业或最高效的服务,将图书馆员职业的主体性建立在与其他竞争职业的差值之上,而不是尝试以某种捷径恢复昔日的中心地位。

3　当代图书馆的价值重申:以知识付费的局限为参照

在新模型之下,知识付费与图书馆的地位平等,那么两者在专业性上必然存在差值。本研究继续通过考察知识付费的局限,对图书馆的任务和价值等命题展开进一步分析。帮助展开讨论的分析框架,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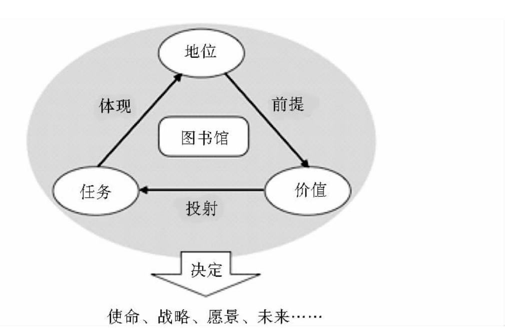


图 2　图书馆地位、价值和任务之间的关系

在该分析框架中:①合理的地位认知是价值产生的前提,否则就会出现中介性消解等反常现象;②价值是抽象的,图书馆的价值必须投射于具体的任务才能被公众理解;③图书馆承担的任务最终又会体现图书馆的地位;④三者形成闭环,处于稳定状态之后就将决定图书馆的使命、战略、愿景和未来。

3.1　知识付费无法解决信息失真

互联网,特别是分享经济模式,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失真[29],原因在于互联网可以将作者信息、作品口碑等信息提前告知信息接受者。知识付费领域同样如此,知识供给者的点赞数、粉丝数、回答问题数等指标都会影响用户的付费行为[30]。

知识付费的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它尝试解决吸收失灵所导致的信息失真,即用户的认知能力限制了吸收知识的效果。知识付费一方面连接专家与专业受众,寻找共同的话语和价值

观,从而在垂直细分领域获取利润;另一方面,用工业化、标准化、伪个性化甚至低智化的生产流程来保证知识持续输出,从而在更多的大众用户身上获取利润。相比之下,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工作规模要小得多。

但是,知识付费无法解决知识权力导致的信息失真。“知识/权力”的关系讨论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 Foucault,1926－1984)的经典命题。福柯认为,权力驯化、生产及合法化知识,但权力也是知识的功能之一,掌握知识的群体将拥有判决的权力[31]。

知识付费的知识权力来自于3个层次:①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是一种强势媒介,知识被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祛魅”,大众失去了对知识的敬畏感,知识成为易于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商品[32];②知识付费宣扬的是“头部崇拜”和“大V崇拜”,知识网红拥有高关注度和粉丝群体[33],他们易于向大众输出价值判断;③知识输出可以造就“乌合之众”[34],乌合之众对内部强权的接受度强,但对外部知识的介入却持反抗态度,即易被洗脑。在第2点和第3点的共同作用下,知识商品又被“返魅”,知识商品的意义被夸张,演化为盲目崇拜,最终大众被知识付费领域的权力所操控,逐渐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警惕,只有认同。

图书馆曾经是知识权力的拥有者,但图书馆从未滥用过这样的权力。在漫长的岁月里,图书馆帮助知识对抗了时间、战争、灾难和意识形态的危害。今天,图书馆的地位不断弱化,也不再掌控知识权力,但图书馆员职业维护知识自由的信仰仍然不变。

一方面,图书馆员可以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和修复等专业性工作,去伪存真、传承文献、保存版本,为信息保真和知识自由提供物质层面的可能性,这是其他机构所不能承担的、图书馆独有的任务。

另一方面,物质层面上“反对一切检查”[35]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图书馆必须在精神层面上对抗知识权力,这主要是通过阅读服务来实现的。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出现于印刷时代,人类也是在印刷时代开始从听读转向默读,默读所带来的孤独、内省、沉浸和单调的情境进而培养出了人类的理性[36]。《资本论》等巨著能在现代图书馆诞生,既有资源丰富的原因,也应看到学者们在图书馆内阅读过程中的自由的理性思维。因此,图书馆开展阅读服务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读者具备辨别真伪的思维武器,从而抵御知识权力的渗透。

20世纪末开始出现世界性的阅读危机,图书馆员开始主动介入读者阅读。尽管在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图书馆界一直对阅读推广的合理性有所怀疑[37]。其实,阅读推广的合理性与所谓的教育派、中立派的冲突无关,它建立在培养公众思维自由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狭隘地争辩读者阅读某本书的自由。美国在全世界最早为阅读立法,其首部法案中写道:“阅读的能力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有根本的重要性;国家民主、独立的传统有赖于民众的识字能力……”[38]阅读推广不仅要探讨什么是好书,更要落实到个人的自由发展,再由个人惠及社会、国家。

图书馆员长期从事阅读服务,在书籍选择、难度判断、价值判断、导读、解读、撰写书目提要以及阅读研究、读者研究上都有着超越其他职业的专业性。因此,图书馆员的职业主体性完全可以体现在阅读推广工作上。除了“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39]之外,图书馆员更要想方设法吸引读者进行“深阅读”,使其逐渐养成理性和思考的习惯[40]。

“我是您身边的书童,我替您读书,读完再告诉您。”——这是知识付费栏目《罗辑思维》的宣传语。以《罗辑思维》《矮大紧指北》等为代表的读书类知识付费栏目,仿佛提供了读书的捷径,但其实只是表面上调和了现代人丧失“阅读力”、却亟需知识的内在矛盾。它们的确能够提供一定的精神财富,但最主要的意义可能仅限于为“都市人提供短期的谈资补给”[41]。用户在快餐式的消费期望、工业产品般精致的言语表达以及快节奏的视听媒介的共同作用之下,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地看、听,却缺少在学习中所必要的理解、演绎、推理、反思、洞见和批判等思维过程。在消费主义的崇拜惯性之下,许多用户在潜意识中以为消费了知识就等于占有了知识。但是,如果用户只是付出了金钱、时间和低水平的精力消耗,但却没有付出精神领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那么“占有的只是占有本身”[42]。在互联网环境下,知识正在加速地物化、异化,反而可能限制人的自由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书馆必须重申自己在知识自由领域的价值。

3.2 知识付费阻碍信息公平

目前,主流知识付费产品的定价从1元到数百元不等,MOOC网站Coursera则推出了主流定价49美元的付费课程和大约为20 000美元的硕士学位教育。随着知识产品的推陈出新和交易量增长,越来越多的知识将获得定价。但是,当知识普遍获得了定价,越具有价值的知识就越昂贵,社会财富的差异就越能决定知识分配的不均。在信息社会中,知识是创造收益的

最佳方法,知识与财富互相作用的马太效应只会加剧信息不公平的困境。

同时,知识付费不仅赋予群体以共同交流的话语基础,而且作为一种符号标识了社会群体的差异,将增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信息交流的隔阂。当下的知识付费正在成为一种中产阶级的编码工具,其用户群体主要就是一、二线城市中产和“中产阶级预备役”[43],以及“中产迷梦”下的大学生群体[44]。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知识的商品化会产生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处于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会通过主导规则的方式攫取利润,导致用户支付的价格越来越高。例如,学术期刊被出版商把控后,增加了科学交流中的经济负担;开放存取期刊也没能彻底改善科学生态,有些甚至为大出版商找到了“新的奶酪”[45]。目前,用户在大部分知识付费平台上只要点击了注册协议,就已经无偿授予了平台内容独占、内容无偿使用、内容再开发、侵权追偿权利等权利[46-48],这些越来越细化、甚至无理的著作权私立规则无疑会加厚知识共享的屏障。

综上所述,用户从知识获取的起点(个人财富差异)到终点(知识分配后的价值差异)都不再平等,造成了信息不公平[49]。知识付费造成信息不公平的逻辑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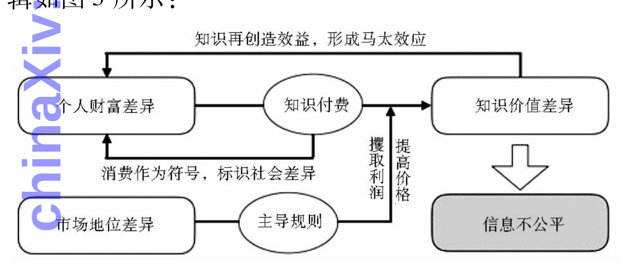


图3　知识付费造成信息不公平

信息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维护信息公平是图书馆员的职业信仰之一,图书馆对信息公平的践行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①服务的公平,图书馆提供免费、平等、开放和无差别的支持;②资源的公平,图书馆为公众提供了接触丰富信息资源的机会[50]。但是,图书馆过去的“中心”思维导致其在这两个层次上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当代图书馆在追求一种高效率的信息公平,其逻辑是将有限的公共资金覆盖更多的人口,服务的人口越多也就越公平,于是偏好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心投入巨资,做活动时往往把热闹程度作为极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显然是以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背离了信息公平的基本价值取向。

图书馆向来因穷人而存在。在知识领域加速市场化的未来,图书馆必须放弃对高效率的追求,做市场不愿做之事,把握价值理性,关注信息扶贫。因此,当代图书馆员的职业主体性应当体现在为财富贫困者和信息贫困者提供信息资源、教育机会和社会参与感[51],特别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信息素养教育和援助。

另一方面,“中心”思维导致图书馆所希望维护的公平超出了图书馆用户的界限,而试图去参与整个社会信息分配的公平,比如参与维护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出版制度等。但是,图书馆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导致它只能是这些制度的从属。图书馆作为知识的守护者,应当以知识开放为自身目标,尝试在这些制度下合理规避、有所突破,坚持 OCLC 提倡的箴言:“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分享。”[52]

举例而言,版权研究近年来在图书馆学界有增加的趋势,特别是 MOOC 兴起以后,不少学者认为图书馆的角色将会是版权顾问。笔者认同这是能够发挥图书馆员职业主体性的途径。但相关研究过于看重版权制度环境的变化,反而对图书馆能动性的研究不够充分。事实上,图书馆员职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关于资源制作、资源搜集与导航、读者教育、元数据、版权政策等问题的丰富知识。因此,图书馆员能够在这些知识的指导下,规避侵权风险,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资源,可以开展的具体工作包括:尝试参与自媒体和自出版,增加自建资源;向作者提供共享许可协议;加大对网络免费替代资源的导航,并向用户提供信息检索的教育和支持;积极为公共政策发声;支持知识资源开放工作,在元数据、开放协议和开放标准等方面提供帮助;联合对抗出版商的垄断行为等。

综上所述,知识付费是知识私有化发展的一个新标志,知识的商品化、私有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不公平。图书馆是弥合知识鸿沟和倡导知识再开放的主要力量。当代图书馆应当明确地转向信息扶贫和知识开放,以重申图书馆在信息公平领域的价值。

3.3　当代图书馆的价值重申

通过知识付费的参照,当代图书馆在知识自由和信息公平领域的价值落实在了文献保存、阅读推广、信息扶贫和版权顾问等具体任务上。我们不妨进一步拓展,将当代图书馆置于更广阔的知识交流市场中:与其他机构相比,图书馆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图书馆员的职业特征与专业优势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角度展开讨论:

(1)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围绕“信息的有效查询与有效获取”[53]累积形成。经过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培训的人会对查询信息、获取信息拥有更敏锐的嗅觉和更丰富的技术手段。因此,当代图书馆职业的竞争力其实不在“授人以鱼”,而在“授人以渔”,图书馆员通过间接介入用户与知识的交流过程,为用户的信息行为赋能。无论是阅读推广、信息素养培训,还是整理文献、参考咨询等,这些工作一定是建立在图书馆学核心知识的坚实基础之上。对此,当代图书馆员应当有充分的职业自信。

(2)图书馆的功能。公共图书馆是政府公共文化政策的主要实施者,国内的公共馆承担了许多全民阅读推广、农家书屋和公益讲座等任务,而国外的很多公共馆则成为了社区活动中心,甚至承担一些社区民政、居民档案信息登记和再就业帮扶等工作[54]。高校图书馆是高等院校的教辅单位,很多高校馆通过拓展服务内容寻找到了在高校内部的成长机遇,如空间服务、学科服务、生活服务、科技体验服务、心理保健服务等等,并且这些服务都受到了普遍认可。一些高校馆还通过搜集分析学科发展数据、科研数据和师生大数据等为学校的决策提供支撑,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话语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开展上述服务并不是纯粹由政策、资金驱动,而是有赖于图书馆长期累积的综合的规模优势,包括信息资源、空间设施、人才、技术、地理位置、用户印象等等要素。其他机构开展这些服务的边际成本将远远高于图书馆。因此,这些不断累积的优势将是图书馆不断进行功能拓展与服务创新的保障。

(3)图书馆的价值追求。图书馆事业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人类对“图书馆”的概念认知具有恒久的延续性。图书馆的形态不仅由市场经济环境和“它试图怎样转型”来决定,而且还会受到“人类需要它是什么”的影响。一方面,图书馆是人类语言中关于文化的终极隐喻,也是维护知识自由、信息公平和信息伦理的旗帜。因此,图书馆的价值追求始终会与资本逐利背道而驰,图书馆员始终有着尊重文化、传承文化的职业自觉,这就是图书馆区别于其他机构的价值底蕴。另一方面,图书馆追求人文的温度。图书馆可以减轻人类社会中孤立、失业、贫穷、病痛、偏见、无知、无聊等现象所带来的负能量,并且是很多人记忆与情感的现实纽带,而其他机构很难产生类似的人文价值。在未来略显冰冷的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也许不仅不会消亡,还会成为为数不多的温情之所。

4 结语

图书馆不是数字时代的受害者,但需要及时放弃“中心”思维,接受角色转变,协同知识付费、情报中心、出版商、咨询机构、科研机构等为解决“社会对知识发现、知识学习和知识创新的不断深化的迫切需求与我国当前的知识服务能力不充分、不深入、不平衡的尖锐矛盾”[55]而一起努力。更重要的是,当代图书馆应当从学科自身的角度去理解时代的发展与变革,以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的独特价值回应挑战,重拾职业信心和事业信仰。本研究仅是在知识付费的参照下所进行的抛砖引玉的分析,当代图书馆的使命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切实地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方军. 付费:互联网知识经济的兴起[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4.

[2] 艾媒咨询. 2018 上半年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动态监测报告[EB/OL]. [2019-30-10]. http://www.iimedia.cn/62142.html.

[3] 定军,徐漪清,李博. 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 居世界第二[EB/OL]. [2019-03-10]. https://www.sohu.com/a/238184530_73814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017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9-03-10].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5/W020180531619385990505.pdf.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2016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9-03-10].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2/W020180209449903490942.pdf.

[6] 张晓林. 颠覆数字图书馆的大趋势[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5):4-12.

[7] 初景利,杨志刚.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图书馆新消亡论论辩[J]. 图书情报工作,2012,56(11):5-11.

[8] 徐建华,王翩然,俞碧飏. 图书馆员刻板印象视角下的图书馆事业边缘化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59(7):55-60.

[9] 吴建中. 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4):4-17.

[10] 赵保国,姚瑶. 用户持续使用知识付费 APP 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7(17):96-101.

[11] 方爱华,陆朦朦,刘坤锋. 虚拟社区用户知识付费意愿实证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62(6):105-115.

[12] 刘周颖,赵宇翔. 基于语音互动的付费知识问答社区运营模式初探——以分答和值乎为例[J]. 图书与情报,2017(4):38-46.

[13] 王铮,刘彦芝. 在线知识付费平台的市场机制探究——兼论对知识平台市场机制缺陷的应对与干预[J]. 图书情报知识,2018(4):24-31.

[14] 张麒麟. 知识付费行业良性版权生态的构建[J]. 科技与出版,2018(6):27－31.

[15] 尚钺. 我们研究了28家平台,为你揭开知识付费的现状与未来|36氪知识新经济报告[EB/OL]. [2019－03－10]. https://36kr.com/p/5073744.html.

[16] 叶继元,陈铭,谢欢,等. 数据与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兼及DIKW概念链模式[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3):34－43.

[17] 得到. 万维钢·精英日课第一季[EB/OL]. [2019－03－10]. https://m.igetget.com/share/course/pay/detail/4/13.

[18] 张雷. 经济和传媒联姻:西方注意力经济学派及其理论贡献[J]. 当代传播,2008(1):22－25.

[19] 叶继元. 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44(5):20－33.

[20] 俞碧飏,朱泳瑛,王茉瑶. 图书馆员自我刻板印象分析[J]. 图书馆论坛,2014(6):54－63.

[21] 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 3版. 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9.

[22] BBC News. Birmingham Library website ‘cost more than £ 1m’[N/OL]. [2019－03－10]. https://www.bbc.com/news/av/uk-england-birmingham-25999701/birmingham-library-website-cost-more-than-1m.

[23] 吴慰慈,董焱. 图书馆学概论[M],修订2版.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75－78.

[24] 初景利. 嵌入式图书馆服务的理论突破[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31(6):5－9.

[25] 陈昌. “互联网+”环境下第三代图书馆“再中介化”建设[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7,26(2):51－56.

[26] 杨絮,于良芝. 兰开斯特的预言与iSchool的抱负:跨时代的话语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44(3):4－20.

[27] 初景利,秦小燕.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以图书馆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型变革[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3):5－10.

[28]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9.

[29] 蒋大兴,王首杰. 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J]. 中国社会科学,2017(9):141－162.

[30] 赵杨,袁析妮,李露琪,等.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问答平台用户知识付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18(4):15－23.

[31] 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7.

[32] 赵勇. 阿多诺《文化工业述要》的文本解读[J]. 贵州社会科学,2011(6):47－51.

[33] 高灵杰. 一群新型知识分子的创新创造[N]. 光明日报,2017－04－18(5).

[34] 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任现红,译.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13－56.

[35] 李国新. 日本的“图书馆自由”述论[J]. 图书馆,2000(4):12－16.

[36] 周宪. 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1):143－163.

[37] 王波. 图书馆阅读推广亟待研究的若干问题[J]. 图书与情报,2011(5):32－35.

[38] US Government. Public Law[EB/OL]. [2019－03－10]. https://www.gpo.gov/fdsys/pkg/STATUTE-100/pdf/STATUTE-100-Pg1242.pdf.

[39]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5):11－12.

[40] 张麒麟. 阅读力的根本基础在于如何读书——关于斋藤孝《阅读的力量》与聂震宁《阅读力》的读书报告[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1):97－99.

[41] 陈莉. 高晓松推出音频节目,赵忠祥惊喜跨界献声[N]. 茂名晚报,2017－06－14(23).

[42] 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8(4):24－41.

[43] 姚响. 为知识买单,用才华变现——2017年知识付费市场观察[EB/OL]. [2019－03－10]. http://www.sohu.com/a/211689858_475889.

[44] 杨丹珂. 当代青年网络文化中的“水化”现象分析——以网络问答平台“知乎”为例[J]. 文化研究, 2017(3):81－92.

[45] 江晓原,穆蕴秋. “开放存取运动”:科学出版乌托邦的背后——Nature实证研究之六[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20.

[46] 喜马拉雅FM. 喜马拉雅FM用户注册协议:知识产权归属与授权[EB/OL]. [2019－03－10]. https://www.ximalaya.com/passport/register_rule.

[47] 知乎. 知乎协议(草案):知识产权[EB/OL]. [2019－03－10]. https://www.zhihu.com/terms#sec-licence.

[48] 在行. 在行 & 分答用户协议:第七条 知识产权协议[EB/OL]. [2019－03－10]. http://www.zaih.com/help/faq/.

[49] 蒋永福,刘鑫. 论信息公平[J]. 图书与情报,2005(6):4－7.

[50] 范并思. 论信息公平的制度选择[J]. 图书馆,2007(4):1－5.

[51] WIEGAND W A. Part of our live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250－270.

[52] OCLC. OCLC概况[EB/OL]. [2019－03－10]. https://www.oclc.org/zh-Hans/about.html.

[53]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8.

[54] 周力虹,黄如花,ZIJLSTRA T. 世界经济危机下英国公共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1):16－27.

[55] 张晓林. 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 44(1):4－16.

作者贡献说明:

张麒麟:负责文章构思与撰写;

叶继元:负责指导和修改。

On the Challenge to Status and the Reaffirmation to Value of Contemporary Libraries: Taking the Ris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ay-for-knowledge as the Reference

Zhang Qilin[1,2] Ye Jiyuan[1]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2] Southwest University Librar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digital age, libraries have been facing endless competitors and losing users all the time. The pay-for-knowledge of the new internet wave has became the newest competitor of libraries. However, related researches didn't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pay-for-knowledge in the knowledge market and also didn't return to the thinking on libraries more deeply.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used the methods of comparison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ook the ris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ay-for-knowledge as the reference for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rise of pay-for-knowledge is due to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and a flat knowledge exchange market. Behind the challenge to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libraries is the decomposition of librarians' professional subjectivity and mediation. Libraries shall abandon the central thinking, re-recognize the historical tasks at this stage, respond the challenge to the status and reiterate the value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output of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Pay-for-Knowledge cannot solve the two limitations of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nd information fairness. Compared with other competitors in the knowledge exchange market, contemporary libraries still have irreplaceable unique value.

Keywords: library status value pay-for-knowledge